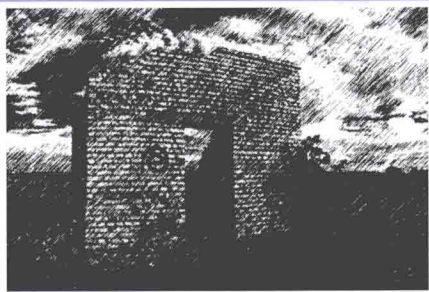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七辑



行走的房子

陈柳金

是——一种借短消息机报网文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等方
一口路时果有喜这欢戴为耳微都代说微的阅读老不短知和博听明消手欢此是口袋你省机戴一报上耳那借书那种书有闻的新微域看待实微阅以电微

餐，走了一了读手客奇微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七辑



行走的房子

陈柳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的房子 / 陈柳金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55 - 0

I. ①行… II. ①陈…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359 号

行走的房子

陈柳金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张 越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55 - 0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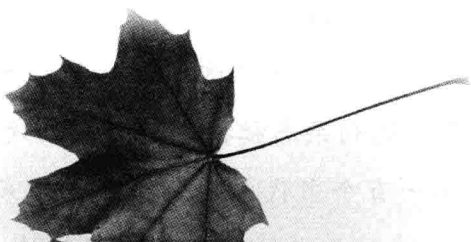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行走的房子	1
奥林匹克马	4
听过苏小小吗	7
裸婚时代	10
呼啸城邦	13
出阁	16
最后的鱼鹰	19
灵魂远去的村庄	22
喊魂	25
年魅	28
会跳水的猪	31
滴水观音	34
寻找鹧鸪声	37
天上人参	40
凤凰传奇	43
妃子笑	46
入粤随俗	49

国舅牛	52
天堂鸟	55
霾里看花	58
地盘	61
酒中有个月亮	64
天弓	67
老墨的风花雪月	70
红桃花 白玉兰	73
水写兰亭	76
长眸的爱	79
天堂在下 地狱在上	82
龙女怨	85
酒驾	88
抢炮头	91
苦艾香	94
捕风捉影的爱情	97
上峨眉	100
谁能分你一杯奶	103
喝着啤酒去讨薪	106
那庙那僧那钵	109
新年宝贝	112
当爱情遭遇马尾辫	114
红内裤之谜	117

平安符	119
怀念一个疤	122
两代人	125
一地磁卡	128
一只只有文化的老鼠	130
请系好您的鞋带	133
空中玉米	136
三角形的月亮	139
会飞的钞票	142
官道向左	144
闹鬼的豪宅	147
人与犬	150
“名家”诞生记	153
豆腐宴	155
水浒宴	157
第99朵玫瑰	160
牛群走过大马路	163
心里有条鱼	166
瘤刺开花	169
看见树的微笑	172
墨烟张	175
通书罗	178
日子浮在半空	181



行走的房子

雨说来就来，敲得头麻麻疼，他只得猫着身子钻进“房子”。刘惠怨恨地说，这鬼天气，饭没法做了，吃泡面吧！他懒得答理，又抽起一根劣质烟，吧嗒一口，烟就占据了这这个四平方米不到的家。

抽，抽，抽，抽不死啊你，想把俺娘俩一起呛死？玻璃推开一条缝，她深深透了口气，冰冷的雨点斜打过来。

她缩了缩身子骨，赶紧揭开盖，泡面冒着热气，生生地撂倒了劣质烟味。嘴巴一阵风卷残云后，她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宝贝，趁热吃两口吧！

男人还是听出了话外音，把烟丢出去，火星很快就灭了。

雨越下越大，敲打在头顶的雨声，让他想起了炒黄豆。对，就是这种声音。泡面刚送进胃里，他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梦里全是炒黄豆的声音。嘭的一声，门关上了，他醒了。刘惠撑开雨伞，在门前蹲下，褪下裤子为路面的雨水加进了一泡“色拉油”，男人推开一线玻璃，一股泡面味夹杂着尿臊味熏来。

很奇怪，他的阳物勃了起来，推开门去扶刘惠。吃力地抱起她，头先进，身子斜靠，屁股挨着了座，最后把脚摆正。他接过伞，打开前门，猫着身靠上了座，隔一层裤轻揉那家伙，很有点隔靴搔痒的滋味。要不是媳妇儿有身孕，他说要，她敢说半个不字？现在，只能听炒黄豆的声音了，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再次醒来，天已亮了，雨也停了。刘惠已在路边生火做饭。蜷缩了一夜，浑身酸软，他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冷不丁看到车身上爬着很多蜗牛，快逼近了车顶，车身拖着一条条长长的纹路。它们拼尽力气爬，眼



看就要修成正果了，太阳却放射出刺眼的光，愈加毒辣。他同病相怜地说，你是蜗牛，我是牛勤，咱都有一个牛字，整天牛哄哄地干，到头来你住一个仅能容身的小房子，俺比你还惨，跟着媳妇儿窝在小四轮里。

刘惠说，发神经啊，自个跟自个喃喃，开饭！

他盛了一碗粥，就着榨菜吞咽着，腰间的手机响了，接听。忽然扔下碗，说，来生意了，赶紧走！

还让人活不，比催命鬼还急。刘惠生了怨气，但嘴巴还是加快了速度。

挂着“专业补漏”招牌的小四轮已开出，刘惠才想起那个煲忘在了墙根下，叫牛勤掉头回去。煲值几个钱？等做了这单生意，买十个煲的钱都有了。在生意上，牛勤是从不顺着媳妇的，顾客就是上帝，上帝一发怒，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在一个花园小区的顶层，牛勤夫妇配合默契，把天花渗水问题处理得严丝合缝。主人给报酬时，客厅里电视声音很大，屏幕上闪现“蜗居”两字。脚杵在那，刘惠扯了扯他的衣角，他才挪动脚步。

钻进小四轮，他拧开了那台俩巴掌大的黑白电视，正播放着电视剧《蜗居》。他说，这电视是专为俺们拍的，俺们都在车里蜗居五年了！

刘惠气不打一处来，窝囊，这辈子都得跟你在车里蜗居下去了！

牛勤愤愤地说，赶明儿买彩票中个1000万，俺到上海给你买套大房，俺就成了宋思明，你就是海藻。

刘惠嗤了一声，就吹吧你。

回到那墙根处，煲不知被哪个狗日的踢翻，倒扣在污浊的下水道里。刘惠一阵呕吐，把酸水都呕了出来。牛勤拉她就奔附近的小饭店，美美地撮了一顿。

当35集的《蜗居》播完时，刘惠为他生了个“茶壶嘴”，牛勤为他起了个名字——牛思明！他对刘惠说，俺家思明要像宋思明一样牛，再不能像俺们一样连个瓦片都没。

话虽这样说，但现实中的牛思明处境很惨，成天窝在小四轮里，哭得不行。天放晴时像个太阳能，把人家不要的热量都吸了进来。下雨时像个铁锅，噼噼啪啪炒着黄豆。路边噪音更甚，还在襁褓中的牛思明就



得学会闹中取静。

为了思明美好的明天，牛勤干得很欢。但生意不是天天有，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心里就堵得慌。

一晚，小思明好不容易睡着了，牛勤很想跟媳妇来那个儿。以前做那事时，小四轮也会跟着一起一伏，好像兴奋的不是他们，而是小四轮。

这次，他们还没起伏，小四轮就剧烈起伏了，真是奇怪。过一会儿，很多人聚拢到街上。他们傻了眼，赶紧穿衣服。

走下车，原来刚才发生了地震，周围的高楼全在震颤，人们大呼小叫拼了命往街上跑。

这些天，牛勤的手机响爆了，不是楼顶渗水，就是天花板、墙体裂缝，哪怕有五十个牛勤都忙不过来。

牛勤比牛还累，“房子”一天一个地点地变换，挣的钱也直线上升。但即使这样马不停蹄地忙上一年，在这个城市连个卫生间也买不到。

又一年过去，买房的梦还远在天边。他从一位跑运输的老板那里买了一辆报废大巴，开到一楼盘荒废着的开发地。一家三口搬进《新居》，一下子就宽敞了许多。

好奇的牛思明去玩方向盘，玩着玩着，看到玻璃外爬着一个东西，就嚷着要玩那个。

牛勤说，那是蜗牛，身上驮着个小房子，你这辈子都不能玩儿！



奥林匹克马

精瘦的马飞轮走起路来像一阵风。有人笑他，长跑冠军吃错药闯出了奥林匹克。他不想做长跑冠军，甚至以为奥林匹克是一匹马，蒙古人就喜欢给马起个不洋不土的名字，听着费脑筋。就像这奥林匹克，肯定是一匹蒙古的好马，要不大伙怎么老是说奥林匹克速度。

马飞轮做梦都想骑马，他属马，姓马，爱马，生性如马。要是能骑奥林匹克，让他死一百回都愿意。

但他连真马都没看过，倒是在床席底下藏着一本画满马的挂历，晚间躺在床上，他就有一种骑马的快感——驾、驾、驾，吁！

他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老板给他配了辆赤兔马摩托，虽然已过报废期，但毕竟是一匹马，还是赤兔马。把煤气罐往后座上一绑，开关一启，油门一加，挡位一踩，马飞轮一声“驾”，“赤兔马”就飞了起来，还真有点像奥林匹克！

他干得很欢，把煤气罐送到每一家，换回一个个空罐子和一沓沓钞票。在他看来，钱和煤气罐之间，他更喜欢后一个，因为有了煤气罐，他就有“赤兔马”，有了“赤兔马”，他就感觉自己是吕布或关羽。

这年头，说失业就失业，老板连招呼都懒得打，这滋味马飞轮尝过几次。这次他特别珍惜，他爱“赤兔马”，也爱炸弹似的煤气罐。

当他把空罐子从“马”上卸下来，老板总是递给他一根烟，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像一匹马！

他就觉得自己的双腿飞扬起来，连口气也不歇又跨上“赤兔马”疾驰而去。

但这一次回来时，他如丧考妣，把一张通知书递给老板，说，要禁



摩了，以后……

老板一看，递给他一根烟，以后照骑，你是一匹马！

马飞轮得到许可，双腿又有劲了，跨上“赤兔马”风驰电掣。

但看到街上的禁摩标语时，心里有点发憊，总是睁大眼睛看有没有大盖帽上路。如果远远看到，他就赶紧驾马180度转体闪进旁边的巷子，他的转体驾驶技术因此非常娴熟。

这一次，他出去兜风。用侦察员锐利的眼睛扫描后，没有发现敌情，便很快融入车流，仿佛进入了赛马场。“赤兔马”发出挑战的鸣声，把那些笨重的家伙全抛在身后。

冷不丁发现一匹桀骜的“马”，箭似的飞到他身边，坐骑上那家伙戴着头盔，大热天的，焖不熟还熏不臭？马飞轮也斜他一眼，猛地一加油门，“赤兔马”又把他落下一大截。

忽然红灯亮起，马飞轮只得遏住“马”，乖乖地站在斑马线上。虽然现在都讲奥林匹克速度，但安全意识他还是有的，速度永远比不上生命重要。

他背后的那匹“马”也接到主人的指令，停在马路另一端喘着粗气。

这时，背后的车流汹涌而来，到了斑马线全都勒住了缰绳，像一群重新整装待发的战马。

马路那一端，紧挨着头盔男的一辆车里，一个人摇下玻璃吐了口痰，一只手拿着手机大声说话，另一只手提着公文包。就在玻璃快要闭合的刹那，头盔男迅速夺过公文包跨“马”而飞。

车里那人大喊抓贼，但绿灯还没亮，前面车流滚滚，谁也不敢冒这个险。

马飞轮一声响亮的“驾”，“赤兔马”如离弦之箭向前冲刺。快追上时，头盔男一个转身，想闪进一条小巷。马飞轮来了个180度急转弯，抢先一步冲到巷口。头盔男进退两难，扔下“马”就跑，马飞轮跳下“赤兔马”，以奥林匹克速度追擒。

被抢公文包那人赶到时，头盔男已被牢牢擒住了。一辆警车很快赶来，头盔男和两辆摩托车被推上车。

马飞轮大嚷，那是我的“赤兔马”！



警察说，你不知道禁摩了吗，摩托车全部没收！

无论他怎么恳求，“赤兔马”还是被拉走了，马飞轮流下了浑浊的泪。

被抢公文包那人走过来，说，你还想骑摩托车？你到我们治安联防队上班，每天都可以骑！

马飞轮不相信，说，我要骑我的“赤兔马”！

那人说，你的“赤兔马”报废了，我送你一匹千里马。

马飞轮说，我不要千里马，我要奥林匹克马！

那人说，中！

马飞轮被那人带到治安联防队，订了合同，按了手印，就算是吃皇粮的人了。他觉得要回去跟原来的老板打个招呼，便穿着制服骑着“马”往煤气站赶。

老板递给他一根烟，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像一匹“赤兔马”！

马飞轮搔着头皮说，不，我是蒙古的奥林匹克马！



听过苏小小吗

梳一头 70 年代的八字开发型，戴一副滚圆的民国式老水晶眼镜，穿一件墨绿色对襟唐装。复古主义者牧云手摇一把仿古折叠纸扇，公子王孙一样踱进“怡然茶馆”。

元本初，字牧云，号怀元堂主。父母生一肉体凡胎，自诩为远古名儒转世，不为红尘声色犬马所动，沉醉于青灯黄卷之间。话腔极力抵制“屌丝、高富帅、正能量、元芳体、鸭梨山大”等流行语，上街宁愿“安步当车”也不坐屁股冒黑烟的公交车。步履轻飘，纸扇轻摇，如此古风习习地入了茶馆门。

老板，欢迎光临！一身穿仿古服饰的女子半躬着腰，一只手贴背，一只手微微前伸。

错错错，对对对，前半句错，后半句对。你看鄙人像老板吗？老板有鄙人的风度吗？牧云酸了吧唧地纠正道。

女子一怔，马上改口，先生，喝点什么茶？

西湖龙井！

女子把他带到西湖雅间。一幅李嵩的《西湖图》悬于壁上，牧云心情大悦。忽扭头说，没有虎跑泉，就用天然矿泉水吧，不需煮开，85 度便可。

好的，先生请稍坐。牧云并没有坐，而是轻移方步边摇扇边点头，仿佛要走进画里去。

电水壶滋滋响，快发出煮开的咕噜声时，牧云忽地从画里走了出来，生怕水烧得过热，只见那女子已提壶泡茶，玉藕高悬——白鹤沐浴——观音入宫——高山流水——凤凰点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乘着



牧云想象的翅膀，一场精彩的茶艺把他送上了瑶池仙境。耳畔徐徐响起旷远幽深的古典音乐，他深情地瞥了她一眼，竟忘了摇扇，汗珠从额上叭地掉落茶杯里。

其实一进雅间，女子就开了空调，被牧云优雅地制止了，说空调风，哪有纸扇风清凉，既喝龙井茶，便享自然风！

女子便顺了他，我正好有点感冒，不吹更好。时值流火七月，女子浑身焦热，香汗滑落。牧云轻轻入了座，摇扇的手加大了风力，女子秀发飘拂，投来嫣然一笑，牧云早已魂不守舍。

女子玉手前伸，先生，请品茶！牧云轻啜一口，唇齿甘香，感叹道，此茶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那女子笑了，先生，茶是用来品，不是用来闻的。牧云却道，闻已醉，品后还不要了人命？

女子笑得紧抚肚子，问，先生为什么偏偏喜欢喝西湖龙井？牧云说，听过苏小小吗，喝龙井，小小就会来到我眼前。女子说，那今天她来了吗？牧云又轻啜了一口，也许来了，也许永远都不会来……

牧云三十挂五了，还孤身一人。按说条件也不错，白领一个，收入不菲。之前谈了无数次恋爱，都是因为太迷恋书上的苏小小，被她冰清玉洁、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所打动，茶饭不思，夜不成寐。常慨叹当今的情场是泥潭，小小的爱情是莲池。当今的情场长出的是残荷败柳，小小的爱情结出的是碧蕊清莲。

哪怕与女友初次见面，他也是一身复古装束，这不打紧。最要命的是末了总要逮上个机会问，听说过苏小小吗？女友往往瞠目结舌，有一个很讽刺地套用了一句流行语——元芳，这种人，你怎么看？就这样，谈一个，散一个。后来索性不谈了，说连苏小小都没听说过的女人，不配做牧云夫人，元家要有古代元好问“海枯石烂两鸳鸯，只合双飞便双死”的爱情价值观。抽身情场，他倒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清静”，一有空闲便去泡茶馆。按他的观点——泡夜店，那是出卖情感；泡桑拿，那是出卖肉体；泡酒吧，那是出卖肠胃；泡星巴克，那是出卖味觉。唯有泡茶馆，才吻合我怀元堂主的复古主义者风格。

一进茶馆，他必点西湖龙井。一喝龙井，苏小小就会从南齐时的西湖飘来眼前。就像现在一样，他品着龙井，便把这女子当成了苏小小。



他摘下鼻梁上的民国式老水晶眼镜，拉过她的手，说，小小啊，我对你朝思暮想，为你肝肠寸断，牧云有一肚子话要与你说……

拉了很多次手之后，他把茶馆女子拉进了洞房。按牧云酝酿多年的结婚方案，他们到西湖旅游结婚，住在湖畔旅馆。时逢严冬，那晚他依然穿着对襟唐装，她一身仿古服饰，她玉手纤纤地泡了壶西湖龙井，他轻啜一口，又轻啜一口，忽拉过她的手，小小啊……

她憋了很久，终于暴发了——到现在还念着那货，苏小小是谁，谁是苏小小？

牧云受到了致命打击，一个人跑去酒吧喝了个稀巴烂醉，甩着罗圈腿到了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前，抚碑大哭，小小啊，天下……没人……懂你，只有我……我牧云……

睁开眼，天微曦，牧云睡在了小小墓前，眼前银装素裹。昨晚下了一场雪，冰封了西湖，冰封了一段现代版的古典爱情……

